

# 知更鸟女孩

5

## 遗失的羽毛

[美] 查克·温迪格 著 吴超 译

海外文学

THE RAPTOR & THE WREN

也许你忘了，她知道你将如何死去！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 知更鸟女孩

— 5 —

## 遗失的羽毛

〔美〕查克·温迪格 著 吴超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知更鸟女孩 . 5, 遗失的羽毛 / (美) 查克·温迪格  
著; 吴超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500-2985-9

I. ①知… II. ①查…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9083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8-0223

THE RAPTOR & THE WREN by Chuck Wendig

Copyright © 2018 by Chuck Wendig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unow, Carlson & Lerne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知更鸟女孩 5: 遗失的羽毛 ZHIGENGLIAO NŪHAI 5: YISHI DE YUMAO

〔美〕查克·温迪格 著 吴超 译

---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王瑜
责任编辑	袁蓉 叶姗
特约策划	王婷
特约编辑	李肖
封面设计	陈飞
版式设计	王雨晨 赵梦菲
封面绘图	So.PineNut
版权支持	韩东芳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8.75
字数	23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2985-9
定价	42.00 元

---

赣版权登字: 05-2018-35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Best Time

白马时光

致所有米莉安的粉丝，在你们这些满嘴脏话的歹徒之辈和离经叛道之人的帮助之下，我才得以完成此书。





第一部分

饶舌者和模仿者

插 曲

## 美国的湿热之地

米莉安站在佛罗里达州她妈妈的家门口，巫师车停在身后。她刚到。尽管这里空气潮湿得仿佛能拧出水来，但她嘴巴里却仍旧是一股亚利桑那州尘土的味道，干燥得犹如海滩上的沙子。巫师车的引擎盖下氩氩冒着蒸汽，离报废不远了。她在电话里这样说。

加比在另一头回答：“牛仔总有一天会失去他的马。”

“我不是牛仔。”

“那只是一句谚语。”

“是谚语吗？我从没听过。”

加比顿了顿，说：“可能是我编的吧。”又顿了顿，“去你妈妈家真的没问题吗？”

米莉安很想告诉她：怎么会没问题？我脑子废了，心凉了，巫师车也完蛋了。我身边没有一件事是正常的。我他妈需要你，需要路易斯，谁都行，总之我不想一个人孤零零的。可这些话都被她憋在肚子里，她只是皱了皱眉，说道：“没问题。”

“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过去。”

“不用。”这两个字她几乎是吼出来的，“别，没事。我想一个人静静。”撒谎，但这个谎话她对自己说了无数遍，说到连她自己都开始相信了。“我要进去了，待会儿再说。”

“我很想你。”

我也想你，她只在心里说。

米莉安随即挂断电话，走进了屋里。



## 1 炼狱和监狱

当下。

游戏：埃及打老鼠（纸牌）。

对手：丽塔·谢尔曼斯基。

地点：佛罗里达州德尔雷比奇，已故的伊芙琳·布莱克的老房子，如今该房子归其女儿米莉安所有。

时间：八月下旬，亚利桑那事件后数月，晚上7:35。

天热得要命，到处都黏糊糊滑溜溜的。空调的蜂鸣犹如锯椰子的小电锯。

米莉安的脑子有点掉线，好像和身体之间总有三秒钟的延迟。她用意志力强迫眼睛左看看右看看，命令她的手伸向桌子上的扑克，又敦促屁股在不舒服的餐厅椅上换了个姿势。可大脑每发出一道指令，要隔三秒钟之后，她的身体才会像条刚刚睡醒的老狗一样开始执行。

这是葡萄酒在作祟。

她讨厌葡萄酒，那是妈妈喝的东西，味道说白了和醋没什么两样。她认为葡萄酒就是一种味道酸酸的溶液——葡萄汁变质后的产物。但她

妈妈却嗜之如命。在酒上，米莉安是过来人，但如今却也染上了同样的习惯。她会到大西洋街上的某个小酒庄买一瓶廉价的红葡萄酒，回到家里一口气喝光。

真恶心啊，像喝尿一样。她讨厌这种感觉。

可她还是一滴也没有浪费。

米莉安闭上眼，让鼻孔张开，从弥漫在脑袋周围的烟气中吸了一缕到肚子里。这味道闻起来像生命，像死亡，像癌症，像全身所有神经的突触一齐向她呐喊。

“你他妈的也可以来一支啊。”丽塔说。

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提议，但却伴随着一个强制性的动作：丽塔抖了抖她那包新港香烟，让那些棺材钉似的过滤嘴朝向她。

同平时一样，米莉安摇了摇头。

“不了。”她果断说道，从她嘴里飞出的这两个字也感觉湿答答的，“你要知道，现在保持健康才是我的追求。”

丽塔从鼻腔里喷出一缕烟气。“难怪喝起葡萄酒了，那玩意儿有什么好，跟奎宁水<sup>①</sup>差不多。”

“葡萄酒对人有好处，毕竟是果汁，而酒精又有抗菌作用，绝对有药用价值。医生说——”她伸出一根手指以强调她的观点，可却忽然忘了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医生说你他妈还是闭上嘴老老实实洗牌吧，臭丽塔。”

那老女人的嘴唇仿佛被鱼钩钩住了一样向上翘了翘，发出一声冷笑。丽塔·谢尔曼斯基现年72岁，如何形容她的样貌，恐怕连一流的作家也要头痛。想象一副骨架，每根骨头上都粘了薄薄的一层牛肉干，外面再用一张柔软的橙色鹿皮裹住。不过她的精神倒是相当矍铄，看起来神采奕奕，身体紧绷得犹如拉直的锚索，原本褐色的皮肤变成了橘黄。

<sup>①</sup> 奎宁水是由苏打水、糖、水果提取物以及奎宁调配而成的液体。经常被用来与烈酒调配成各种鸡尾酒。

这女人打网球、打高尔夫、打壁球，打我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的匹克球，还玩冲浪板。可与此同时，她抽起烟来像烟囱，喝起酒来像得了糖尿病的斗牛犬，骂起人来就像为了寻找早就被人盗空的藏宝箱而在人间游荡的海盗的幽灵。她嗓音沙哑，好似蚊子振动翅膀，但这副嗓子和她刺耳的纽约口音倒十分相配。

丽塔还能再活八年。

她死得毫无痛苦，甚至还有点好笑。一天夜里她上床睡觉，梦见自己爬到了帝国大厦的顶上。大风吹得她老泪纵横，死神就在这个时候索了她的命，温柔得像个老练的扒手。她再也没有醒来。如此看来，丽塔还真是个走运的死老太婆。

“得了，”米莉安刺激她说，“继续玩牌。”

“我们还有时间吗？”

“我呸，什么话？我们当然有时间，默文又不会跑到哪儿去。”

丽塔那画出来的眉毛向一侧挑了挑。“会的，亲爱的。”

“快点切牌吧。”

埃及打老鼠游戏的规则是这样的：每个玩家手握相同张数的纸牌，谁都不准偷看自己的牌面。玩家一个挨一个将手中的牌一张一张面朝上丢入牌池。游戏的目标是赢得底仓中的牌和对方玩家手中的牌。如果你出的牌与对方是同一点数或花色，则可以用手拍底仓中的牌。第一个拍到底仓的玩家可以清仓。或者，如果一名玩家打出一张花牌，对手则有数额不等的机会也打出一张花牌（K：三次机会；Q：两次机会；J：一次机会），若未能打出花牌，则第一名玩家清仓获胜。

你瞧，这游戏跟埃及屁关系没有，跟老鼠也扯不上边儿。

这是丽塔最拿手的游戏，玩起来跟拼命似的。不管是出牌，还是拍仓，她的动作都迅猛如闪电。最让人看不下去的是，她下手超狠，力道之大好像要拍死一只黄蜂。

米莉安将一张方块4压在了一张梅花4上，按照规则，两人又要抢

拍。她难得身体和脑子同步了一次，手起掌落。啪！她抢先拍到了底仓。然而丽塔的巴掌紧随其后。啪！

米莉安的手背像挨了一板砖，她疼得急忙缩回手。“我那死去的妈呀！”她一边叫，一边拼命晃着手，仿佛这样就能甩掉那灼痛的感觉。

“你个老东西，又不是真的打老鼠！”

然而丽塔却不以为意地耸了耸肩，好像就这她还手下留情了似的。

“亲爱的，要是在过去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会戴上我的结婚戒指，让钻石朝下。你要是挨那么一下，我保证能在你手上戳个洞，让你血染牌池——可谁说过什么了吗？”

米莉安又抿了一口葡萄酒，嘴里顿时充满了葡萄干的味道，还有愤怒的味道。她龇牙咧嘴地说：“原来你过去都这么黑。怎么，难不成你参加了什么埃及打老鼠联盟？烟雾缭绕的地下室，黑钱从这个人的手转到另一个人的手？意大利暴徒？中国黑帮？光明会<sup>①</sup>？”

“这么说吧，我这辈子也算叱咤风云咧。”

“得了吧，丽塔，别他妈卖关子了，跟我说实话吧。”

丽塔抽了一口她的新港香烟，眼珠子在皱缩的眼皮底下闪了一下光。“你话太多了，这样我们可没办法打牌。”

于是她们继续玩下去。来来回回，花牌压在花牌上，手打在上，底仓一会儿归这个，一会儿归那个，再过一会儿又回来。丽塔显然占了上风。每次赢的都是她。米莉安醉眼迷离，动作迟缓，手想抽筋，可是丽塔，尽管已经开始喝第四杯加了奎宁水（只加了一丁点儿）的杜松子酒，却什么事都没有，似乎连疼痛都感觉不到。

最终，丽塔赢了。

游戏结束。

“时间差不多了，”丽塔说，“默文快该翘辫子了。”

<sup>①</sup> 光明会是16世纪罗马一些有识之士为了反抗天主教会的迫害、与教会进行真理的斗争而成立的一个秘密组织。

米莉安望了望丽塔身后厨房里放在微波炉上的时钟。她得眯起眼睛才能阻止蓝色液晶显示屏上那些数字的晃动，感觉就像凭借意念控制蚂蚁。那才叫恐怖呢，她想。蚂蚁？我呸。

终于，时钟上的数字安静了下来。已经快八点了，丽塔说得没错，默文的死期到了。

“我问你一件事吧。”丽塔说。

“无可奉告。”

“你在逃避什么？”

“我没有逃避什么，”米莉安掩着嘴巴打了个嗝，“我一直老老实实坐在这里啊，我他妈安静得就像一只海参。”

“你大晚上喝酒。”

“不，准确地说，我是从中午开始喝酒的。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中午之前喝酒那是酒鬼才干的事。”这就是她的逻辑，她认为自己能够忍到下午才喝酒是她不同于酒鬼的主要标志。

“你早上出去散步。”

“我早上去跑步。老人才散步。”

“你没有工作。”

米莉安冷笑一声，道：“多新鲜啊。”

“但从你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我还是看出来，你在逃避什么，亲爱的。也许只是心理上的，但逃避就是逃避，谁他妈都否认不了，你听见了吗？”

干瘪的嘴唇再次裹住烟嘴儿，又一口浓烟喷薄而出。米莉安糊涂了，犹如迷失在浓雾中的一艘小船。我在逃避什么？我没有逃避啊。我现在多像一条受惊的小鱼，一动不动，期盼着可怕的鲨鱼能从我身边安详地游过。她有太多事不愿意想了，可强迫自己不去想就意味着她正在想——路易斯；他的未婚妻萨曼莎即将命丧路易斯之手；米莉安死去的妈妈；米莉安的前任女朋友加比；那个小男孩儿艾赛亚；米莉安在亚利

桑那沙漠中的经历；她死了，可又没死；群鸟为她缝合伤口，好像她是迪士尼王国里的邪恶公主；随后又惊闻自己有外伤性脑损伤。

“去他妈的！”米莉安说着就要站起来，“时间到了。”

“还早。”

“时间到了，我要走了。你去不去随你的便。”

丽塔耸耸肩。“我去，我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不过我得先去撒个尿。”

## 2 返祖现象

恼人的不是热度，而是湿度。他们就是这么说的。米莉安一直不理解——热就是热，不管是把你架在火上烤，还是放在锅里煎，痛不欲生的感觉都是一样的。

随后她便领教了八月里的佛罗里达。

这种感觉不像是被放在锅里煎，而更像是被煮，被你自己的汗水煮。像被挂在魔鬼的阴囊下。哦，还有那要命的潮湿。油乎乎的汗水和臭味儿，你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潮湿的感觉紧贴着你，犹如木乃伊身上的裹尸布。因此当米莉安来到外面时，迎面袭来的热浪让她感受到了地狱的呼吸。

她皱起鼻子徒劳地抗拒，突如其来的恶心使她的肚子里翻江倒海。她的头发已经长长了些，漂染的颜色只剩下乌鸪黑。她把手插进发丝擦一擦，试图散一散热，但没用。

这里地处亚热带。此时她独自一人站在这片郊区的街上，望着坐落在棕榈树荫和一片紫薇色中的平房和小屋。耳边有无数昆虫在鸣叫——蟋蟀和纺织娘的大合唱。

噪声，热浪，晦暗的光，孤独的感觉。这一切全都扑向她，好似要把她压到漏斗的底部，淹死她。再过六个月，路易斯就将在他婚礼的当天晚上杀死萨曼莎。再过两年，加比有可能自杀。接下来便是亚利桑那事件之后那个名叫玛丽·史迪奇的通灵师留给米莉安的信：你得反其道而行之。不管发生过什么，做过什么，反着来就行。使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东西，你真想摆脱它？那么，亲爱的米莉安，你必须得让自己怀孕。为了寻找这个据说能帮助她解开诅咒，并摆脱这见鬼的灵视能力的人，米莉安不知花了多少时间，足迹更是遍及全国各地。难道这就是她苦苦寻觅的答案？怀孕？真是见了鬼了。

你还不如直接说让人干一炮得了，玛丽·史迪奇，你这个居心不良的臭婊子。

我不能怀孕。前车之鉴还历历在目呢，上次怀孕毁了我的人生。再者说了，你能想象米莉安成为一个母亲吗？把孩子交给一群饥肠辘辘的吉娃娃看管还保险些呢。

养活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子；而毁掉一个孩子，只需要一个米莉安。

她深感自己百无一用，这感觉像打在她心口的一记重拳。肚子里的葡萄酒已经在搅动翻滚，此刻忧伤和沮丧又来推波助澜，米莉安双膝软绵绵的，似乎随时都可能跪倒在地。她无法阻止路易斯杀死他的新娘，无法把加比从自杀中拯救出来，也无法从完全没有头绪的未来中拯救自己，她甚至连图森法院大楼里那些无辜的人都无法拯救。她为这个世界带来过一点点改变吗？她为自己，或为那些被困在她生命的飓风里难以脱身的人们带来过一点点改变吗？我一无所有，也一无是处，她心想，就像长在剪草机上的乳头，或者会走路的衣架饭囊。她孤单得可怜，就连入侵者也弃她而去。那个幻想出的浑蛋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骚扰过她了。

丽塔忽然出现在她身后，一只手冷不丁地放在了她的肩膀上——瘦



骨嶙峋，但打牌时却虎虎生风的那只手。

“你看起来像见了鬼一样。”丽塔说。

“不，”米莉安说，但她抑制不住自己声音中绝望的颤抖，“没有见鬼，只是在等你。”

“亲爱的，你喝多了。不过我们待会儿再说这个，现在——”

“默文。”

“对，默文。”

默文·德尔加多住在同一条街上，和她们隔着三户人家。他住的是平房，房子周围装饰着上千个风铃，铁的、木的、贝壳的，即便最柔和的微风吹过，也能让他的家叮叮当当响成一片，像童话里的仙境。

默文的详细资料如下：

他有两子三孙，全都住在别的州。妻子五年前死于肺癌。其本人现年78岁，已经退休。过去曾在海军任职，后在航空公司做飞行员。默文其貌不扬，体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摞在一起的两个老土豆。他有拇囊炎，先不说这个。实际上，这家伙百病缠身，这咱们也按下不提。他还患有髌部疼痛病、骨质疏松症、胫骨MRSA<sup>①</sup>感染、肝脂含量爆表等。此外，他还考虑买个漂亮的电动轮椅，可以坐在上面逛沃尔玛。这一切，米莉安全都了解，因为她已经和这个小老头儿打过一段时间的交道。然而当他们聊到鸟类的话题时，那感觉就像中了头彩。鉴于她现在拥有驾驭鸟类头脑的能力，因此她不介意对它们多了解一点。而默文是个鸟迷。（比他对风铃的迷恋更甚。）他能一连几小时滔滔不绝地聊鸟。他喜欢白鹭和麻鸦，还有其他佛罗里达的本地鸟类，而且他也喜欢鸣禽。他曾对米莉安说：“我最喜欢的鸟是知更鸟。它们保护雏鸟的本能特别强烈，而且它们还能发出许多种婉转动听的叫声。”这是他上次和米莉安聊天时说的，当时米莉安已经微醉，说话可能有点出格，她吼着对他说知更鸟是鸟类里的奇葩，毫无自尊，毫无特性，连属于自己的

① MRSA：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